

“姊”之流变考

马丽*

(复旦大学古籍所, 上海 200433)

摘要:时下语言工作者对亲属称谓泛化的研究大都局限在现代汉语, 本文从古代汉语“姊”的角度分析它的泛化形式和使用范围, 研究它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时期的发展演变, 揭示其泛化原因。并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修订辞书, 校勘文献。

关键词:亲属称谓; 泛化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3-0042-05

用亲属称谓指称非亲属关系成员的现象, 语言学家称之为“亲属称谓泛化”。对此, 一些语言工作者如陈松岑、潘文、刘丹青、李思敬、潘攀等诸位先生进行了研究, 并探讨了这一现象的特点、原因, 颇有见地。^①但他们都只关注了现代汉语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 忽略了古汉语称谓研究。亲属称谓“姊”在中古汉语时期就已出现了泛化, 成为古汉语中表敬的社交称谓, 用以称呼年龄相近的女性。

本文通过分析“姊”的演变发展, 揭示其泛化原因, 指出《汉语大词典》、《汉语称谓大词典》“姊”类词条收释上的疏失, 并运用研究成果校勘文献。由于“姊”在佛典中较之中土文献有更明显的使用, 因此本文用了较大篇幅分析佛典。

(一)“姊”的泛化形式和使用范围

“姊”是日常交际中对年辈相近女性的表敬社交称谓, 从亲属称谓演变成为社交称谓, 这主要是受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喜欢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对象, 以表达亲热、尊敬的意味, 从而也达到了很好的交际效果。这与其他亲属称谓的泛化心里机制是相同的。

与亲属称谓相区别, 社交亲属称谓词一般加泛化的标记成分。标记成分主要有三种, 一是姓和名, 如: 王妈、建国哥哥、韩凉阿姨等; 二是“大、小、老、阿”, 如: 大哥、小妹、老奶奶等; 三是职业, 如: 警察叔叔、军嫂、空姐等。在古汉语中, “姊”的有泛化标记成分以前两种为多, 其泛化形式主要有: 姊、大姊、阿姊、姊妹、XX姊姊等。

“姊、大姊、姊妹”在中古汉语时期产生, 如:

(1) 语顷王家女过, 厥名瞿夷, 挾水瓶持七枚青莲华。菩萨追而呼曰: “大姊且止, 请以百银钱, 雇手中华。”(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 3/473a)^②

“阿姊”在近代汉语时期产生:

(2) 月朗道: “候有定期, 小妹当来相报。但阿姊千里间关, 同郎君远去, 囊篋萧条, 曾无约束, 此乃吾等之事。”(《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

“XX姊姊”也是在近代汉语时期产生的:

(3) 雪雁道: “紫鹃姊姊怕姑娘冷, 使我送来的。”(《红楼梦》第八回)

相对于另一个称呼年辈相近的男性的社交称谓“兄”而言, “姊”的使用范围要小一些。“姊”“兄”虽然都是从亲属称谓泛化而来, 但在汉语中的消长不同。随着“姐”替代“姊”、“哥”替代“兄”, “姊”在普通话中消失了, 只保留在方言中, 而“兄”依然存在普通话中。同时, “姊”只能称呼女性, “兄”在

收稿日期: 2004-12-22

作者简介: 马丽(1977—), 女, 浙江嵊州人, 复旦大学古籍所2002级博士生, 从事汉语史研究。

① 陈松岑《北京城区两代人対上一辈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变化》, 《语文研究》1984年第2期; 潘文、刘丹青《亲属称谓在非亲属交际中运用》, 《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李思敬《50年来的“社会称谓”变迁杂忆》, 《语文建设》1996年第9期; 潘攀《论亲属称谓的泛化》, 《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2期。

② 本文所引佛经文例均据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日本大正版大藏经; 例后数字分别表示册、页数; abc表示栏数。

发展过程中，突破了性别局限，侵入女性称谓范畴，如鲁迅称呼许广平为“广平兄”。

同样都是从核心亲属称谓泛化为社交称谓，“兄”较之“姊”有更长的寿命、更多的使用场合，这与“兄”在古代社会家庭中的地位有重要的关系。“兄”在宗族社会中拥有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先继承权。在殷商时代，是所谓的“兄终弟及”，即首先继位的兄长死后，弟弟才能继承兄长留下的尊位。周代开始，又发展为完全由长子继承的嫡庶制度，弟则丧失了正常承嗣的任何可能。“姊”则没有任何继承的权力。所谓“长姐如母”，也只是行使母亲在家庭中抚养、教育孩子，管理家务、“内政”的权力，并没有决定权，更没有“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生杀予夺的家庭地位。“兄”就不同了，所谓“长兄如父”，“兄”就有资格和权力。正因为二者不同的家庭地位，泛化为社交称谓后，其使用范围自然也不同。

（二）“姊”的演变发展

“姊”表示对女性的泛称，作为一种礼貌而亲密的表示，在上古、中古的中土文献中没有找到用例，但在佛典中可见其大量的例子。除了可作为优婆夷、比丘尼的通称^①，同时也可用于称呼非佛教内女性。如：

（4）尔时阿难，问饿鬼言：“姊妹汝于先身造何业行，受如是苦？”（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4/205c）

（5）是时有梵志女名净目，来见舍利弗，问舍利弗言：“沙门，汝食耶？”答言：“食。”净目言：“汝沙门下口食耶？”答言：“不，姊。”（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25/79c）

（6）须臾有一女人，名曰俱夷，持应水瓶，有华七枚，华名优钵。菩萨随而呼之曰：“大姊且止。”（西晋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3/617b）

在古印度社会妇女的地位和奴隶差不多，佛普渡众生，劝化妇女，无论她们的社会地位贵贱高下，都让她们出家做弟子，显示了佛教的平等，宣扬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例4中阿难甚至把鬼也称呼为“姊妹”，可见一斑。

箫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大姊者，出家人不得唤为婢，故唤姊掷我钵中。”隋章安顶法师撰《大般涅槃经疏》：“尼、姨、女，通是二方女人之称，别论者在俗为女，受五戒等者为姨，出家者为尼，但律中亦呼阿姨阿姊，以法为亲，作此称之。”可知“姊”是佛教中对信仰佛法的女性之专门称谓，表示亲热、尊敬的意味。

（7）佛告指鬘：“汝便速往谓女人曰：如指鬘言至诚不虚，从生已来未尝杀生，审如是者，姊当寻生，安隐无患。”……即奉圣旨往到女所，如佛言曰：“如我至诚所言不虚，从生以来未曾杀生，审如是者，当令大姊安隐在产。”所言未竟，女寻娩躯，儿亦获安。（西晋竺法护译《佛说鸯掘摩经》，2/509c）

在西晋法炬的同经异译本《佛说鸯掘摩经》中对译为“女人”，在对译本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三十一中作“母人”，更可确证“姊”是女人的泛称。^②

“姊”在后世文献中继续发展使用。在敦煌愿文里可见“姊师”，在宋绍隆等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里有“圣姊”，均表示对持戒女僧人的尊称。

（8）圣王即遣主宝藏臣，往至女所告：“姊妹汝宿有福应，王者相圣王，今者欲以姊妹为玉女宝”。老母白言：“我身卑贱，犹如粪秽，圣王顾问，喜庆无量，何所堪任应玉女宝。若见念者，敕我大家，放我得脱，所赐已多。”（梁僧旻宝唱辑《经律异相》，53/125a）

“姊”甚至可以忽视年龄差异，称呼上了年纪的妇女“老母”。

随着“姊”使用的增多，“姊”慢慢扩展到日常生活中。在南北朝佛典中，无论是称呼者还是被称呼者都可以是佛教外的人，较之前朝佛典，使用范围扩大：

（9）有智人辈闻是事已即问女人：“姊于何处持是果来？”是时女人即示方所。（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12/401a）

（10）银色女言：“妹今且止，待我向家与妹取食。”彼复言：“姊，我今二胁皆欲破坏，背复欲裂，心

① 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大姊”：（术语）优婆夷之通称。《佛光大辞典》“大姊”：乃对妇女之称呼。于经典中记载系对比丘尼，或出家人对在家女子之尊称。又在日本，使用为女子戒名之称号，相对于男子之大居士、居士。

② 世尊告曰：“汝指鬘往彼女人所便语彼女人言：诸圣所生，我从圣生以来不自忆杀害众生命，以至诚语，使彼女人安隐得产。”……渐往至彼女人所，到已语女人言：“我自圣生，不自忆杀害一人命，以是真诚语使女人安隐得产。”时指鬘说是语适竟，彼女人即得产。（西晋法炬译《佛说鸯掘摩经》，2/511c）；世尊告曰：“汝今往彼妇人所，而作是说：我从贤圣生已来，未曾杀生，持此至诚之言，使此妇人胎得无他。”鸯掘魔对曰：“如是，世尊。”是时鸯掘魔即其日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往至彼母人所，语彼母人曰：“我从贤圣生已来，更不杀生，持此至诚之言，使胎得解脱是时。”母人胎即得解脱。（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2/721a）文中有下划线的“女人”和“母人”，竺法护本都对译作“姊”。

战不安，诸方皆闇，姊适出舍我命即断。”（元魏佛陀扇多译《银色女经》，3/450b）

（11）尔时一切诸商人辈咸共告彼罗刹女言：“善哉姊妹，汝等安心，可少时住，乃至令我当散愁忧。”（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3/879c）

很有意思的是，在东汉全部译经里只见一例泛化的“姊”：

（12）吾在世间，处处所生，观视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诸姊等各各还官，勿复作是曹事。（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3/471a）

此例中的“姊”尚可重新分析。因为视“中者如姊”，所以菩萨顺势呼魔女为姊。这个“姊”有很多的语境因素，因此还不能说东汉译经里的“姊”已经泛化了。

后汉支谶译《佛说优婆塞戒经》称呼女性使用的是“母人”，对译本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使用了“姊”和“女人”。吴支谦译的《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使用“姊”的部分，在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详的同经异译本《修行本起经》中是以偈颂的形式出现，没有泛化的“姊”。没有“姊”的出现固然是与文体有关，但是，在东汉的译经里几乎都没有出现泛化的“姊”，因此我们可以说东汉译经里“姊”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词语，与中土文献中的“姊”意义、用法一致。从魏晋开始，在对女性的称呼语系统中多了一个“姊”，表示对女性的礼敬。而在此前，对女性的称呼语多是“汝、卿”等人称代词。

至近代汉语时期，“姊”在中土文献中被大量使用。以女性为题材的清朝小说《镜花缘》，“姊”的称呼更是随处可见，如：

（13）保母将手停住，向缠足官娥道：“……拜烦姊姊先去替我转奏，看国王钧谕如何，再作道理。”（第三十三回）

（14）若花道：“刚才阿姊以夏商至今历历可考，其年号名姓也还记得大概么？”（第五十三回）

（15）良箴道：“紫绡姊姊好去了。”（第五十九回）

例多不引。另外又如：

（16）李英道：“若得阿姊为我方便，得脱此门路，是一段大阴德事。”（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七卷）

（17）八戒动了欲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姊姊，我与你是旧相识，我和你要子儿去也。”（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十五回）

（18）宝玉见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问道：“神仙姊姊不知从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

考察“姊”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大致有下列三种使用场合：

1、年辈相近的陌生人之间的称呼，以达到良好的交际目的。这与现代汉语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2、年辈相近的关系相对稳定的小团体内的称呼，如：妓女之间、妻妾之间（一般是妾称呼妻）等等。

（19）择定十五日，请下清客，邀下姊妹，奏乐迎亲罢。（明孔尚任《桃花扇》卷一）

（20）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当来相报。但阿姊千里间关，同郎君远去，囊篋萧条，曾无约束，此乃吾等之事。”（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

（21）当日正了妻妾之分，姊妹相称，一家和气。（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

（22）一日，张抱其首，死去逾时，又瞠目回顾，张谓曰：“君行，妾随矣。”因佯告李妻曰：“我稍倦，欲求歇息，姊可少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七“妓女张氏”）

中国自古就有结义金兰一说，男性结拜兄弟，女性结拜姊妹。在一个小团体内生活，成员往往会把这个小团体当作家庭，把相处对象视为亲属成员，这不仅表现了彼此关系亲密，而且也暗示了对方在这种交往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于是，言语成为了达到人际交往目的的手段。妓女一般都处于社会底层，弱者的联合能使团体力量强大。“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就像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时节，便做盛会。”（《桃花扇》卷一）妓女结拜成姊妹后，互相照顾，互利互惠，何乐而不为？同样，妻妾之间以姊妹相称呼，也达到了这样的交际目的。另外，妻妾以姊妹称呼，也是有历史缘由的。先秦诸侯嫁女，以侄娣从嫁，这就是当时的“媵”婚姻制度。同事一夫的诸女之间实际上就是姊妹关系，因此后来妻妾之间的姊妹称呼也是可以理解的。

3、女性姓名中的使用。归有光《先妣事略》云“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并于“踰年生女淑静”下云“淑静者，大姊也”。归氏按照“特有称谓化为半专有名词之习惯”^①，将“大姊”入文，实指归

^① 杨文《“大姊”解》，上海《新民晚报》1948.8.7 第二版。

有光的大姊“淑静”。“姊”原本是表示其家庭地位和家庭关系的亲属称谓，最初是作为一个小名或别名用来称呼女性，逐渐使用，变成全家人的“姊”。甚至走出家庭的使用范围，先在一个小范围内使用，比如邻居之间，后扩大使用，即使在女子成年之后也继续存在，最终成为一个社交称谓。如：

(23) 问其姓，自称赵二姊……窦因问巫之姓氏，同辈曰：赵二姊也。(《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二·白行简《三梦记·序》，7102)

(24) 师道识暗，政事皆决于群婢。婢有号蒲大姊、袁七娘者，为谋主。(《旧唐书》卷124《李师道传》，3539页)

(25) 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生忧疑也。(《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马燧 2823)

“姊”在姓名中使用成为社交称谓，实际上就是现代学者所研究的“从他称谓”。所谓“从他称谓”，是指说话人从听话者的角度来称呼谈话的涉及者，伍铁平(1984)等学者已有研究，可参看。同时，“姊”作为小时候的小名或别名，成年后继续使用，也反映了当时妇女不能参加社会活动，社会地位低下。

(三)“姊”泛化的原因

首先，符合了佛教教义。佛教宣扬戒色戒欲，“佛告诸沙门：慎无视女人，若见无视。慎无与言。若与言者，敕心正行。曰吾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所污。老者以为母，长者以为姊，少者为妹，幼者子。”(后汉迦叶摩腾共法兰译《四十二章经》)。佛教要求具有共同信仰的男性对待同年辈女性犹如姐妹，无欲无求，这与中土伦理观念也是相符的。

(26) 时护国妻受其命已，以众宝具，即时庄严，诣护国所，到彼白言：“长者子，汝意云何所持梵行？莫为求天女不？”护国告言：“不也，大姊，我持梵行为求道果，如汝所说，是义不然。”时护国妻闻呼姊声，即变容色，负惭而退。(宋法贤译《佛说护国经》，1/873b)

护国执意出家，他的妻子以色相诱，护国以佛教中人称呼女性的词来称呼妻子，由此可知护国出家之心坚决，不再顾恋情色，已无夫妻情份，难怪妻子羞愧而退。

在古印度，妇女是没有社会、政治、宗教等权利的，属于最低贱的一类公民，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佛陀目睹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众生平等”的思想，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并允许妇女在他僧团中出家，她们和比丘一样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27) 优婆夷言：“天无谬语，汝天我人，绝无因由，何故称我为姊妹耶？”天王答言：“佛是法王，亦人天父。我为优婆塞，汝为优婆夷。同一法味，故言姊妹。”(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4/373c)

因为是共同信仰佛教，所以即使是天人不同，天王也称这个普通女人为“姊妹”。

通过26、27例我们可知“姊”在佛教中有特殊的意义，“姊”不仅表现了佛教戒色欲的教义，也体现了宣扬平等的思想，所以“姊”在佛典中被较多地使用。

另外，称谓语缺位也是“姊”泛化的重要原因。人们常为怎么合适地称呼他人而感到尴尬，如见了女老师的爱人，遇到医生的爱人，如何称呼？这个现象在《上海部分专家笔谈社会通称用语情况》一文有所讨论^①，可见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女性社交称谓的缺乏，使得“姊”应用而生。通常来说，表示礼貌的社交称谓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使用第二人称代词的尊称，如：君、子等；二是转换称呼角度，说话者以他称代替对称来称呼听话者。随着语言文明的发展，言语交际中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逐渐显得生硬、不礼貌，因此说话者会采取第二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在现代日语里就是以对方的姓名、亲族名称、职业名称来作称呼，以表示尊敬，而不是使用第二人称的尊称。同样，“姊”转换了称呼角度，避免了第二人称的不礼貌和不确定因素，表现出更多的尊敬、礼貌的意味。就目前语料所及，女子尊称“姊”最初是在中古汉语佛典中出现。佛典中“姊”字这种用法，是译者不谙汉语的误用呢？还是受了原典的影响？由于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对应的梵文原本，这个问题还有待于继续研究。但是，从当时佛经的翻译来看，一些主译者虽是外来的僧人，但翻译过程中有不少中土僧人和文士参加。如竺法护译经助手有聂承远、聂道真父子，还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等，都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汉族知识分子。倘若我们对“姊”泛化义最早出处判断不误，它应该就是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从参加译经人员看，我们可以说，泛化的“姊”是中外僧人以及参与译经的文士们在一起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是中土文化和佛教教义融合的产物。在佛典中，“姊”由最初佛教中人对妇女的称呼，慢

^① 余志鸿《上海部分专家笔谈社会通称用语情况》，《语文建设》2000年第3期。

慢扩展,出现在非佛教人的称呼使用中。用亲属称谓词指代没有亲属关系的人,最初可能是临时使用,但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这种用法慢慢固定,亲属称谓词就有了泛化的意义和用法。因此,“姊”的泛化不仅合乎佛教教义,也填补了女性社交称谓空缺,而且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也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用尽可能少的形式表示了尽可能多的意义。

(四)与“姊”相关的辞书编纂和文献校勘问题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语文词典,在“姊”类条目的收释上存在着一些疏失,例举如下:

1、词目未收。“大姊”既是亲属称谓也是亲属社交称谓,未被收入。

2、义项不全。“姊、姊姊”只有亲属称谓的义项,未收社交亲属称谓义项。“姊儿”只释为“对妓女的称呼”,未收表示“姐姐”义。

3、书证偏晚。“姊妹”表示对年辈相当女性的通称,书证始引宋张先《贺圣朝》词,其实在中古佛典已存有。“姊丈”表示姐夫意,首引蒲松龄《聊斋志异》,实际上在宋朝何薳《春渚纪闻》“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中已经出现。

《汉语称谓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称谓工具书,在称谓词条处理方面比《汉语大词典》有所完善,但不可否认,依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大姊、姊、姊姊”未收泛化的义项,“姊妹”表示通称,书证时间偏晚。

有关“姊”的校勘问题:

(28)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犹怜,何况老奴。”遂善之。(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注引《妒记》)

《古小说钩沉·妒记》、《艺文类聚》十八、《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四均引“阿子”作“阿姊”,非也。我们已经知道,魏晋时期中土文献里“姊”尚未泛化成为社交称谓,且据余嘉锡先生考证,“阿子”是晋人呼儿女之词,为当时通语,因此三书皆非。

(29)文殊师利答曰:“大妇若能发无上正真道意,吾乃以衣相惠。”(上海古籍出版社《经律异相》卷十“文殊为年少身化上金光首女四”,52c)

“妇”当为“姊”之误。《大正藏》里的《经律异相》作“大姊”,这是其一。《经律异相》此文出自《佛说大净法门经》,原文是“文殊师利答曰:大姊,若能发无上正真道意,吾身尔乃以衣相惠。”亦作“大姊”,这是其二。其三,“大妇”在佛典中都是“大老婆”的意思,未曾用以称呼女性。故上海古籍出版社《经律异相》为误。

参考文献:

伍铁平.《论汉语从儿称谓和有关现象》[J].《中国语言学报》,1984.2.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胡培安.《说“阿姨”》[J].《修辞学习》,2004.2.

On Zi (姊)

MA 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ecause now most linguists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kinship terms in modern Chinese, the thesis analyses its generalization forms and applied range in view of Zi, investigates its evolution, and studies why. The result is applied to compile the dictionary and emend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Zi; kinship terms; generalization